

小候鸟身边几多志愿者默默付出

“谢谢哥哥姐姐半个月陪我们玩,教了我们很多东西。”8岁的黄春梅咧着掉了门牙的嘴巴开心地向社工们道谢。来自河源市的春梅是一名“小候鸟”,今年7月中旬参加了政府主办、企业出资、社工机构服务的“小候鸟”暑期圆梦班,半个月的课程,春梅与社工哥哥姐姐们结下深厚的友谊,毕业典礼这天,让春梅差点掉“金豆子”。

近年来,官民合力之下,广州市针对“小候鸟”或者流动儿童的慈善事业加快发展,几乎每年暑假,都有不少针对来穗儿童的公益活动,不少是政府主办,服务中心承办。但加快发展之下,主要从事服务工作的社工机构却面临困局。

困局:资金来源单一且不足

据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2017年年报,自2009年以来,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已资助过34个流动儿童服务项目,覆盖珠三角至少24个社区,光是2017年在流动儿童教育上支出就约72万元,但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教育项目高级经理黄励坦言,这还远远不够。

“运营基金会最困难的地方还是资金的筹集,无论是一线服务机构还是我们都面临资金来源单一且不足的情况。据我们观察,自2015年起,一线服务机构数量在缓慢下降,时不时就能看到合作伙伴转型。”黄励担忧地说,“实际上一个拥有五六万流动人口的社区,只用2-3名社工

就能覆盖,但很多公益组织常常是付不起社工工资。”

服务环卫工人及其子女的汇善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下称“汇善爱”)正是处于这种情况。据了解,汇善爱两年入不敷出,直到最近才收支平衡。“汇善爱只有我和另外一名社工,办公室也是朋友免费租借给我的,但即使这样,发工资时也比较困难,从社会各界获得的资金和资源也是专款专用到孩子身上。”汇善爱总干事钟锦琼苦笑道,“小时候因为父母忙于工作,我基本就像个流动儿童,每天在大街小巷徘徊。长大后我一直想为他们做些什么,现在我成立了汇善爱,运营起来缺钱又缺人,靠的都是信念来支撑。”

致力于支持流动儿童群体在城市立足发展的青草青少年成长服务中心同样如此。“从哪能搞到钱,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营,让活动能如期好好地开展,这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最头疼的事情。”发起人向芯告诉记者,刚开始几年,机构规模不大,一年投入10万元基本都能搞定,但随着全职人员的增多,活动开展逐渐稳定和形成规模,青草一年的运营成本逐渐攀升到30万元,2018年的预算更是达到了50万元。“我们还是靠众筹为主,除此之外,基金会、政府、企业也都会去争取一些,但这些都保证不了,所以还是会比较困难。”

理念:用生命影响生命

因为资金难筹,不少社工机



流动儿童群体在城市需要更多社会支持

构的工作人员拿的薪水并不高,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社工坚守在前线?

冯斯敏,有着7年服务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经验,她告诉记者:“我们坚信用生命可以影响生命。变化是一点一滴积累的,我们所要做的是去参与他们的生命,陪伴他们,哪怕只是一个暑假,都可能带给他们新的突破点和可能性,我们不能关爱到所有的‘小候鸟’,但只要去关爱一名,都能带给他不一样的记忆。”

冯斯敏服务于广州市海珠区凤阳社工站,面向的流动人口主要是辖区内的制衣厂女工。“因为学历水平不高,她们不懂怎么与孩子沟通,而亲子

关系恰恰是很多来穗人员的痛点。”冯斯敏解释,有的孩子从小在父母身边,因为经济等原因需要回家乡念书后会很不理解父母的做法,甚至产生怨恨的情绪;有的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再来广州,会不习惯与父母、兄弟姐妹的相处。

怎么去改善这个情况?每到暑假,冯斯敏和她的同事会特意举办多场亲子活动,促进暑假过来广州团聚的亲子之间更多地互动了解与合作。“多场活动下来,虽然暑假后大部分亲子家庭再次分开生活,但这份情感的表达与积累,能够让家长在亲子异地沟通上更具信心,孩子也更愿意跟家长分享自己在学校里学

习与人际交往的喜怒哀乐。”

期盼:激发民间慈善活力

“在广东,每四个儿童中就有一个流动儿童。运用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增强流动儿童归属感和价值感、正面影响流动家庭的亲子关系、加强流动儿童的教育力量,都会提高流动人口对城市的福利。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广州,为广州的建设添砖加瓦,我们也有义务去关爱他们与其子女,形成正向效益。”黄励说。

那怎么做?黄励建议,民间慈善的发展除了强调政府起主导作用外,也需要政府更多去培育、扶持和保护民间的慈善机构,激发民间慈善活力。“近年来政府也越来越关注流动儿童,比如今年几乎每个区都针对‘小候鸟’做了夏令营活动。但除了政府主导的活动,作为社会组织,我们还希望政府也能多扶持服务流动儿童的公益机构的成长。”黄励说,“因为很多公益机构会通过培养志愿大学生、志愿家长,实现民间自助互助。民间自助互助是让普通市民也能参与的文化,这样社会的参与度更深,让慈善在基层开花。”

每到假期,漫步街头或市场,总能见到这样的“镜头”——这些孩子们的“暑假画面”与弹钢琴、学画画、玩体育等相距甚远。希望有更多为他们准备的让家长放心的免费暑期活动。

(据《羊城晚报》)

一群青年志愿者的乡村环保试验

水库、茶园、竹林、民宿,路边开满野花,道路干净整洁。长江边的黄龙岷俨然已是南京人心中的“桃花源”。

这个昔日偏僻山村“大变身”,与一些年轻人的到来有关。

2015年底,十几名大学毕业生来到这里。起初,村民并不清楚他们的来意,既不搞民宿,也不做餐饮,老关着门谈事,还经常带外人回来,村民甚至以为他们是搞传销的。直到一次村支书的到访,才揭开了谜底。

原来,几个小伙子来自南京大学农村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中心,一次野外考察,他们偶然发现黄龙岷具有良好的生态“底子”,又是长江边上一个小的流域单元,特别适合开展生态保护和环境教育。他们走进山村,为的是设立千百园生态环境保护中心,给当地自然环境把脉,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与生态保护。

2013年,黄龙岷开始搞农家乐、兴办民宿,一下子成了人流量爆棚的乡村景点。每逢节假日,村里便会迎来数万名游客、两万多辆外来车辆。

“人来了,经济活动多起来

了,整个地方的资源需求不断膨胀,化肥农药的使用量随之增大,村民们也希望加盖一些房子,多占一亩三分地。”在环境专家、千百园生态环境保护中心顾问祝栋林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行为本无可厚非,但也给当地环境造成不小的负荷。

如何守住生态红线,不逾越人与自然的边界,不超出环境最大承载力?“通过绿色转型的方式,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建设可持续乡村”,成了千百园团队研究解决的课题。祝栋林说,他们不希望城市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在农村再来一遍。

2016年初入驻后,千百园队长、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硕士刘文杰带领十余名志愿者依托小山村的生态体系,开展了一系列绿色项目,包括打造生态创意工作室、蝴蝶工坊、雨水花园、人工湿地、有机菜园、摇篮水田,共约70亩。

他们的乡村环保试验,也带动了当地村民。为了取得村民信任,增加彼此互动,一到晚上,刘文杰等人就提供基地场所,教跳广场舞,放映环保电影。村民们很快便和他们打成一片,逐步了

解了他们的想法,开始在思想和行动上做出改变。

村民吴纪全听说做生态沟、雨水花园、有机农业可以保护生态环境,主动将自家两栋房屋以每年5万元的价格租给了他们,而这两栋房原本有人愿以每年八九万元的价格租下来开农家乐。吴纪全还积极行动,在村里随手捡垃圾。

让刘文杰更欣慰的是,村民们对吴纪全低价租房、捡垃圾的行为从最初的嘲笑转变为认可和点赞,少数人的环保行动逐渐变成全村人的自觉行动,街坊邻居也和吴纪全一样加入到随手捡垃圾的行列。

千百园雇了当地一位农民帮忙种植、照看有机菜园。按照当地传统习惯,种植蔬菜必须施用化肥农药,这样长出来的作物产量高、个头大,杂草不生。所以,当得知无需除草施肥时,这位农民有些手足无措。

祝栋林花了不少功夫解释,“沟渠有流水,有野草,蛙、蛇等动物会以此进入农田管理。届时生态系统趋于平衡,就不需要人为干预了。”农民们渐渐相信了祝栋

林,开始按照他的方法管理农田。

事实证明,这些行动改变的不仅是村民的环保意识,更直接推动了当地人经济收入的增长,经营理念的转变。

萤火虫是生态系统的晴雨表,对生长环境特别敏感,一旦受到化肥农药、灯光污染的影响,它们的存活率会直接下降。

今年5月,刘文杰带领团队在黄龙岷茶园附近调研萤火虫种群及分布情况,一边拍摄萤火虫,一边记录其数量、出现时间等信息。通过复原其生存环境,让萤火虫越来越多地出现。

萤火虫茶园的名声一传十,十传百。当地村民开始意识到,对茶园及其周围沟渠、湿地环境进行管理,萤火虫数量增多,分布区域更广,可直观印证茶园无农业污染,种植的茶叶品质上乘。那时候,不仅生态环境得以改善,茶园的收入也必将蒸蒸日上。慢慢地,他们也加入到保护萤火虫的行列。

千百园还积极借助茶文化村的人气开展环境教育。针对不同的空间,开发不同的环境教育课程:在山里,帮助认识动植物,了解生物多样性;在水边,传授湿地

保护与建设知识;在农田,讲解有机农田和摇篮水田的种植。

一年多来,千百园先后为江宁街道、陆郎社区小学、南京市博物馆、马鞍山学校等单位开展专项环境教育活动8次,服务近千人次,基地接待来访游客约6000人,接待各类交流活动数十场。

“孩子应从小接触自然,这种接触不是蜻蜓点水,一次两次而已,而是一到两年全程参与。”祝栋林告诉记者,千百园未来还将与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黄龙岷村委共建自然学校,推动环境教育的普及。此外,开展童子军夏令营,让孩子从中认识自然,受到自然教育,而且形成解决实际环境问题的能力。

与此同时,当地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第三方团队介入对环境保护的作用,传达出一种引导人才回流乡村的信号,他们鼓励千百园继续为生态保护工作服务,协助整个村做垃圾分类。

事实上,如今的千百园已跟黄龙岷渐渐“融为一体”,刘文杰等人正积极推动村里的垃圾收运体系、水资源管理、绿色茶园和农田的建设。(据《中国青年报》)